

# 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駱仲和連連搖頭道：「真是稀世奇珍。那姓劉的人家一定很富有吧……」

金蒲孤微笑道：「也不算得很富有，馬馬虎虎過得去吧了。」

第十二章

金蒲孤笑笑說：「照先生所說，這是無價之寶，在下也無法說出價值，以在下而言，財富並無作用個階段，它們都是一種不自覺的精神即「宇宙精神」指導的，也不想賣掉它，先生一定要喜歡它的話，在下可以無條件奉送！」

駱仲和喜動顏色道：「那真太感謝了。」

金蒲孤卻神色一正道：「可是在下目前找不到代用品，祇好請先生等待一段時間……」

駱仲和皺眉道：「可是大俠把它用破了之後，囊底字跡磨失，它就半文不值了！」

金蒲孤道：「至少先生知道它的歷史！」

駱仲和道：「可是人家不知道！」

金蒲孤冷聲道：「在下祇道先生是對前古遺物有特殊的癖好，原來祇是對它的價值感興趣！」

駱仲和這才看出金蒲孤是故意拿他在開玩笑，竟然將箭囊擲回給他道：「金大俠對敵人的看法誤會了，箭囊雖極珍貴，但敵人還未必動心，請大俠收回去吧！」

金蒲孤泰然將箭囊別在腰間道：「在下也知道府上富堪摘國，不會看上一這具破箭囊的！」

駱仲和臉色變了一變，居然忍住沒有發作，金蒲孤知道自己給了他一個教訓，至少他不會再以財富來驕人了，才笑笑說：「在下與令媛在西湖上曾經發生一點小誤會！」

駱仲和擺手道：「那件是小事不足為道！」

金蒲孤笑笑又道：「在下箭誅人屠潘元甲時，承先生賜東告示行蹤，特致謝忱……」

駱仲和微怔道：「原來大俠已經知道了！」

金蒲孤笑道：「此事一直惑然不解，直到聽李總鏢頭說起先生之行事，在下才恍然而覺。」

駱仲和這才淡然道：「這也不算什麼，剪除潘元甲，原該敵人去為之，說起來敵人還應該謝謝大俠才對！」

金蒲孤見所有該交代的場面話都已說過了，遂將話轉入正題問道：「審一位黃姑娘不知可在府上？」

駱仲和笑道：「那位黃姑娘的水性當真是舉世罕遇，小兒不過跟她開介小玩笑，她竟在水底將小兒一路追逐到此，途中連一口

氣都不換……」

金蒲孤關心的不是這些，連忙再問道：「她現在怎麼樣了？」

駱仲和笑道：「黃姑娘天真未鑿，小兒也稚氣未脫，他們先前雖是各不相讓，此刻卻打出了交情，與小兒同在後花園中玩耍。」

金蒲孤將信將疑地道：「我現在可以去看看她嗎？」

駱仲和一笑道：「自然是可以，不過他們此刻遊興甚濃，我們何必去打擾他們呢，反正人在寒舍，絕對丟不了，大俠儘管放心好了！」

給這他這麼一說，金蒲孤倒是不好意思去追問了，而且他見駱仲和的神色間並沒有什麼凶惡之意，想來黃鶯與他兒子並沒有什麼衝突，以黃鶯的心性而言，遇上一個年歲相近的同伴，玩得很投機，倒是件很自然的事！

因此他也暗悔自己太過小心，把事情想得很嚴重，還把浮雲上人也拖來相助，實在是不要緊，萬一浮雲上人不明舊理，糊里糊塗地闖上門來，豈不是反為不美！

可是他又想到浮雲上人是個得道的高僧，行事一定不會過於莽撞，自然也不會引出意外的枝節……

他在心中沉吟，駱仲和也在想著心思，兩個人都沒有說話。

李青霞與呂子奇更沒有話說了，四人都默不作聲，空氣現在很沉寂，突地屏後人影一閃，探出一個少女的身子，正是金蒲孤在西湖船上見到的那人，也是駱仲和的女兒駱洛仙，她以焦灼的話氣道：「爹！您怎麼還不把話說明白，這是很重要的事……」（一四三）

剛才不知是小梅還是小竹姑婆所說過的話，深深地列在我的腦海裡。

「你就是在這裡出世，到現在已經過了二十八年，這間宴客室裡的景物和當時都一樣，所有的紙門、屏風，掛畫，還有拉窗上的匾額……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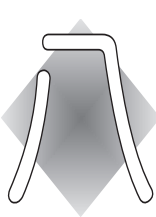
由此可見，我那可憐的母親大概每天都望著這些屏風。掛畫和拉窗上的匾額度日吧！想到這裡，我內心裡跟滿對母親深切的懷念之情，便我不由得重新觀察這個地方。

牆上掛著一幅白衣觀音的掛軸。想到當時媽媽所承受的痛苦和內心的悲哀，我當然能體會媽媽為什麼這麼虔誠地膜拜觀音像，記得自我懂事以來，媽媽就是觀音菩薩的信徒，客廳裡擺著一幅觀音像，她朝夕供奉，從不怠慢。

在觀音畫像的旁邊掛著兩個能樂面具，像般若金剛那般猙獰的面孔和慈眉善目的觀音菩薩呈現強烈的對比，使得這間宴客室內形成鬼與佛同居的怪異景象。不知是不是因為這個緣故，拉窗匾額上題著「鬼手佛心」四個字。

隔間的畫是中國畫風和東洋風格融合在一起的山山水水，從畫的意境和手法來看，可以瞭解到這幅畫已經有相當長的歷史。

另外還有一樣東西非常引人注目，那就是六曲屏風。屏風的前面擺著一隻落地花瓶，屏風上畫著三位和真人一般大小的古代中國人物。當我無意間瞄向那扇屏風時，姐姐突然想起什麼似的說道：



## 墓

## 村

● 橫溝正史

「這扇屏風最近發生一件很奇怪的事呢！」

到目前為止一直沉默少語的姐姐不防返一這句，不禁引發我的好奇心，我目不轉睛地看著她。

「是什麼樣的怪事？」

美也子也不禁將身體向前順著問。

「這個嘛……說出來你們可別笑我囉！那屏風裡的人會從裡面走出來哩！」

美也子一聽，不由得瞪大眼睛看著姐姐，我也來回地注、視著她和屏風上的畫。

「這屏風上的畫究竟是什麼？有什麼典故或來歷嗎？」

「我也不知道這個典故對不對……」

姐姐顯映他說道：

「這座屏風叫三酸圖屏風，上面所描繪的三個人是蘇東坡、黃魯直還有金山寺的住持佛印和尚。據說蘇東坡有一天：邀了好友黃魯直去拜訪佛印和尚，和尚很高興地拿出桃花酸宴客，這幅畫就是描繪他們三個人嘗了桃花酸之後皺眉頭的樣子。在中國，儒、道、佛三家雖然各有不同背景，但是最後卻殊途同歸。以上就是三酸圖的典故。」

接著姐姐又愉快地說出下面的事件：

這棟離館的門窗平常都是鎖著的，因為房間裡面濕氣不能太重，以免裝潢、擺設長霉，所以我每隔三天就將門窗打開來透氣。就在兩個月前，我和阿島一起來打開門窗時？過了兩、三天，我們再來打開門窗的時候，果然還是不對勁，屋裡的確留著有人來過的痕跡，屏風的位置也有一點偏，但是我們查看木窗，卻沒有任何異樣。（三十）

# 招魂

倪匡

「建文帝」神色難看之極，一伸手，又抓了劍在手，看樣子，像是想「御手」親刃我這個叛逆，但他神智倒並不糊塗，剛才吃了一次虧，有了經驗教訓，所以，也不敢輕舉妄動，祇是盯著我看。

齊白在這時，急得喉聲歎氣，顯然他不同意我這時的行動，可是我同他狠狠地瞪了一眼，示意他不要干涉，接著，就十分粗魯地伸手在「建文帝」的胸前，用力一推，推得他一個踉蹌，幾乎跌倒，連忙扶住了一根柱子，不住喘氣，說不出話來。

齊白雖然曾受過我嚴重警告，可是這時也忍不住道：「衛斯理，客氣點，他是皇帝。」

我笑了起來：「對皇帝一定要客氣嗎？宋徽宗叫人擄了去，在燒紅的石頭上走路，李後主吃了牽機藥，是怎麼死的？歷史上多少皇帝死於非命，皇帝祇是在有人服從他的時候才有威風，不然，也就是普通人。」

齊白還想說什麼，我不容他開口，就大喝一聲：「就是因為有你這種人，聽到了皇帝兩個字，就先發起抖來，才有皇帝這種東西出現。」

齊白給我說得說不出聲，那「建文帝」更是臉無人色。



「因為我惹了某位小姐生氣，為了讓她氣消，所以我要履行約定，穿著她設計的婚紗，在凱達格蘭大道上跑一圈。」

沒想到打扮滑稽的辜仲鳴，這時候竟然還笑得出來。

所有助理全都充滿羨慕地看著自家老闆，唉，老闆真是幸運啊，竟然能被這麼迷人的男人愛上！

「好吧，那在開跑之前，辜先生還有沒有什麼話要對那位某小姐說的？」記者又問。

聽了記者的問話，辜仲鳴的臉頰微泛著紅，他清了清喉嚨，然後對著電視機前的所有觀眾，做出愛的告白。

「嘉芝，請你原諒我吧，我愛你。」

這句告白，把歐嘉芝的腦袋炸得一片空白，她整個人都傻住了。他、他剛剛說了什麼！

歐嘉芝聽到腳步聲，知道有人來了。

「再過一個多月，這裡又會開始下起黃色的雪了。」他揚起頭，望著頭上的一片黃綠。

「幹嘛躲在這裡？」換下婚紗，辜仲鳴又回復原本的白馬王子模樣。

「沒辦法，我想全臺灣認識歐嘉芝的人，全都在努力打電話給我，全都是你害的！」她瞪著眼前這個始作俑者。

「我也沒辦法，不這麼做，有人消不了氣。」他雙手攤開裝無辜。

「厚！」她作勢要揍他。

「氣消了？」他握住她作勢要揍他的手。

「哼！有人從此以後當不了黃金單身漢，我當然開心到氣消了。」歐嘉芝嘟起嘴，心裡甜滋滋的。

「既然氣消了，那什麼時候打算嫁給我這個過氣的黃金單身漢？」他的眼神中已全無開玩笑的成分，一臉認真的問她。

「臭美，誰要嫁你！」歐嘉芝則一臉被寵上天的囂張樣。

「就你啊！」辜仲鳴咧開嘴，祇要她的氣消了，其它一切好辦。

「喂，辜仲鳴，你很囂張喔！」

「如果不囂張，怎麼娶到你？」

他走近她，兩個人之間祇剩下一公分不到的距離，互相分享著彼此的氣息與心跳。

「喂！你——」

接下來的話還來不及說出口，她的唇就被他深深地吻上，千言萬語全化作這個甜蜜深情的吻。

冬天的陽光依舊溫暖，當午後的涼風吹過樹梢，黃金風鈴木的樹葉沙沙聲，像唱歌，也像祝福。從L.A.到臺灣，有一對佳偶，又被成就。（完）

# 天使花嫁

陶米

# 蝴蝶媒

作者：南岳道人

華刺史道：「既然是高才年少的人，老夫一發要會了。」急忙傳進一個院子來，吩咐快去寫兩個「眷弟」的名帖，同蔣官人到下處，去請那張、顧二位相公，明日同搬行李到宅裡來下。院子領命，去將名帖寫了，在外伺候。華刺史攜了蔣青巖的手，送到大門外，蔣青巖作別而去。一路上想那三位小姐不出來陪他飲酒，甚不滿意。又轉想道：「他是女孩兒家，從不曾見生客，我雖至親，卻是初會，便不出來，也難怪他。於今姑父既約我到他宅中去住，後面日子正長，俗語道：『日近日親，自然漸漸親熱。我看看姑父、姑母待我的意思甚好，十分愛我，將來若得個人兒從中說合，待我與柔玉小姐成就百年之好，我蔣青巖情願拜他八拜。』」又想到：「不難，不難。姑父和柔玉妹子，都是擅風雅、有眼目的人，祇須我做些詩文，驚他一驚，他自然會著我的道兒。」

說時遲，走時快，那轎子早已到下處了。張澄江和顧耀仙一齊接住，問他認親的事如何。蔣青巖歡天喜地，細細向兩人說知，又道：「家姑父聞兩兄在此，囑小弟致意，道他多年不出門拜謁，差院子敬持名帖，前來叩請，約兩兄明早同小弟移行李到他宅上，盤桓幾時，一同回去。」那華家的院子，忙將名帖呈上。張澄江和顧耀仙同向蔣青巖道：「令姑父小弟們素未蒙面，何敢唐突取擾？」蔣青巖道：「兩兄與小弟情同骨肉，吾親即若親，況小弟已替兩兄道意了，去有何妨！」張、顧二人都因那自觀和尚的詩在心頭，巴不得回去，及聞蔣青巖之言，忙忙轉口道：「即是長者見愛，何敢固辭，明早同行便了。」當下向華家的院子道：「多拜上你老爺，我們明早和蔣相公同來便了。」那院子領了回去話了不題。

卻說蔣青巖和張澄江、顧耀仙三人同吃了夜飯，張澄江低低問蔣青巖道：「吾兄今日見那兩位小令妹，生得如何？」蔣青巖道：「皆絕代人也。」顧耀仙聞言笑道：「若此處無甚光景，回去拿住自觀和尚，打碎他的禿骷髏。」彼此談至二鼓，方才就寢。次早起來，收拾行李，張、顧二人各寫一個「眷晚生」的拜帖並禮單，吩咐院子叫了腳夫挑擔行李，他三個主人，也不乘轎，一路攜手而行。一路上的人，見了他三人，都是仙人下降。行了一會，到了華宅門首，華家的院子先去通報，華刺史整衣出迎。走進大廳，敘禮已畢，張、顧二人呈上禮單，華刺史接過，遞與院子，叫寫兩個壁謝帖，然後看坐。（十八）

**神機妙算張太乙**
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 三元風水 經驗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精選（陰宅、陽宅）風水可補運

化解 { 經濟 婚姻 健康 } 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（人生地圖）
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**龍華餐廚貿易公司**

DRAGON TRADING COMPANY

聖路易市最大規模華人經營專門店

dragontrading@sbcglobal.net

★ Electric Led Sign

★ 幫你省人力資源！

★ 有單刀和雙刀切肉機以及

★ 其他的各種餐廚，應有盡有

★ 50,000平方呎廠房門市部

★ 建在五畝地內

Hours: Mon-Fri 9am-5pm Sat 9am-3pm

1601 Woodson Road, St. Louis, MO 63114 (Between Page & Olive, near I-170)

Tel: 314-995-9999 Fax: 314-995-9848